

李夢蝶 彌留之際

老許家那兩口子都八十多歲了，前段時間一起病了，老許犯的那是老毛病，但是他那口子金媽卻是因為和大兒媳婦鬥氣，一下子鬥出了心臟病。

兩口子整日在家裡休養幾乎不出門。金媽自打從醫院送回來之後就一直神志不清，有的時候誰與她說話都沒有反應。大夫只是說，好好養著吧，日子不長了，在家在醫院也都差不多。大兒子聽了這話歎了口氣說，歲數到了。

說到金媽和大兒媳婦的矛盾已經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情了。我還年輕的時候，有一次，金媽就差點氣暈過去。大兒媳婦從來不做飯，那天金媽把菜都切好了，該配的料也都配好了，兒媳婦只要把材料都扔到鍋裡撥拉幾下就好，但偏偏兒媳婦還是拒絕了金媽，還給了金媽一白眼兒。不過這次是因為什麼大家都沒細問，習以為常了。

其實可能讓金媽更氣的是自己養了個不孝的兒子。大兒子每次都在一旁不作聲，之後多也就是按著媳婦的想法做事。大概真是枕邊話易入耳罷。

這回老兩口子病了以後，大家都等著大兒子能做點反應。話說大兒子在省醫院工作，應該趕緊把媽接到自己的醫院，可是偏偏媳婦不同意，說要是住進來，醫療費就都是你老大的事兒了。於是住院這事情竟然拖了兩天。等送進醫院的時候，金媽已經神志不清了。那時候老大確實有些愧疚了，於是後來的日子就沒怎麼再露面。其實不露面也還是不對，不過老大想總比當面挨罵要強點。

二兒子是個老實人，孝順可就是不怎麼爭氣，人到中年也只混到個打雜的工作。還好媳婦也是老實人，不埋怨還勤快。最近特地辭掉了工作，全職守在老兩口身邊照顧他們。金媽如今神志不清，但是那老許還是清醒的，兒女哪個孝順心裡清楚得很。

除了老大老二以外老許兩口子還有三個孩子。那大女兒排老三，自私得要命，頭年買房子，本說買了房子把老兩口接過來一起住，結果裝修好房子請爸媽去看的時候卻發現房子雖然不小但只有兩張床，夫妻倆一張，兒子一張。老許只感到一陣酸楚，女兒解釋了幾句，現在丈夫的廠子不景氣，買不起更大的房子，以後買大房子了再接老人一起住。

小女兒和老兒子都在外地工作。小女兒掙錢不少但是工作太忙，

一年到晚抽不出時間回來看父母，但這回看病的費用方面好歹出了個大頭。而那老兒子雖然學成個博士但脾氣卻極暴，老許說都是他媽給慣的，前兩天剛跟上司鬧翻，丟了工作，又得重新尋出路。

這天大女兒又領著兒子來吃飯。二兒媳婦剛端出來菜，大女兒就推門而入。自己進了廚房盛了兩碗飯，到飯廳坐下來就準備吃了。二兒媳婦攙扶著金媽也坐了下來，這時電話響了，大女兒接了起來，沒說幾句就給掛了。氣衝衝的回來坐下說，大哥又要錢，說媽的住院費我給得不夠，怎麼不夠了？肯定又是嫂子在一旁嘮叨，不肯出媽的住院費，然後跟大哥說從我這兒還能渣出油水來！聽了這話大家都沒出聲，默默的吃完了飯。

這之後沒過兩天，金媽就走了。那天的下午天空突然出現烏雲，遮天蔽日，白晝變黑夜，霎時暴雨傾盆而泄，整個城市的交通都癱瘓了。金媽就在救護車裡離開了這個世界。第二天，兄弟姐妹在媽媽的棺前都哭成了淚人兒。

金媽年輕時一直是小學教師，除了自己的兒女醫院裡還集結了很多她過去的學生，都是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場面很是壯觀。金媽走的時候，老許並沒有怎麼哭，只是站在老伴棺前的時候眼圈紅了那麼幾下。但打那以後就像丟了半個魂兒，再沒有了精氣神。

金媽走後沒幾天，老許的妹妹就從韓國趕了回來陪伴哥哥，兒女們就都各回了各的家。許老頭的話越來越少，妹妹每天都會安慰哥哥入睡，大概是有半年未見，妹妹發覺老許實在蒼老了太多。

又是一天中午，大女兒領著兒子來吃飯，吃著吃著突然提起了媽生前的那些首飾。二兒媳婦抬頭看了看沒敢出聲，老許說，給了你二嫂，你媽走前，她一直照顧你媽不容易。大女兒一聽急了，指著二嫂說，這麼重要的事兒，你怎麼都沒跟我吱一聲？然後扭頭說，爸，媽的東西怎麼能給個外人？老許沒再開口，放下了飯碗就進了屋。

那晚，老許的妹妹幾乎一宿未眠，她躺在床上一直聽見哥哥在客廳裡抽泣的聲音。許老太太幾年之後跟我回憶她哥哥的時候說，哥哥比我大了快二十歲一直像父親，從小到大沒怎麼見過哥哥哭，那晚卻哭了一夜。哥哥和嫂子結婚五十多年一直過得不容易，一手拉扯了五個孩子。嫂子一走，哥哥也就沒什麼堅持下去的念頭了。第二天清晨，天還擦黑呢，我剛有點睡意，就被他那二兒媳婦的哭喊聲給驚醒了，哥哥就這麼走了。

“哥哥走那天，嫂子剛好走了一個月，唉，正是那年的八月十五。”